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二回 永善村耆老救鄉鄰 武昌府考生驚奇禍

卻說湖北襄陽府西門外永善，有個小小富戶，姓吉名德字樂餘。雖非仕宦人家，上代亦有入過學的人。到了吉德這代，適當粵匪猖獗，各省停考，因此不曾讀書，守著些先人的餘業，安分守己，也還不惡。卻喜他生性好善樂施，親戚鄰里中有貧窮無靠的，他便百計周全；有人向他借貸，無不應允。妻子安氏，生平亦極慈善，待家中的奴僕如待自己兒女一般，常說：做奴婢的人，也是父母所生，一樣嬌生慣養，不過少幾個錢，賣到別人家去，聽人使用，已是可憐已極，若再朝打暮罵，放作自家的兒女，送與人家使用，你道捨得捨不得的？存心如此，雖近來鄉宦人家也未必有這樣好婦人。只可惜他夫婦兩個，年過半百尚未得子。安氏曾生過一女，長到八歲後又死了，這安氏因自己的年紀已老，斷難生育，因勸吉德納妾，指望生個兒子，以為香煙之續。吉德見安氏累累相勸，他便納妾柳氏。到六十歲這年，竟生一子。老夫婦兩人好不歡喜，就代他取個名字，因為是六十歲上生的，名喚慶和，號壽人，平時就喚他慶兒。他老夫婦兩個沒事的時節，常言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，我老兩口年已花甲，自分子息艱難，不期上天憐佑，還賜一子，這皆是祖宗功德與那平時修積來的。

從此他二人更加好善，凡那修橋補路、賑濟貧窮的事無不向前。更喜這吉慶和天資穎悟，敏達過人，到了五歲，就請了個先生在家教讀。真是經日成誦，聰敏絕倫，先生常在吉德前誇獎，老夫婦更加喜悅。忽然這年襄陽出蛟，山水直搗下來。四鄉八鎮，田禾房屋盡被淹沒。飢寒載道，滿目淒涼，甚是可慘。幸喜永善地勢還高，不過被水淹沒了田禾，房屋一切均未衝塌。村中有一窮戶人家姓韓，老夫婦兩口，人都喚他韓老兒，家中毫無產業，平時靠著村中有事的人家，喊他來撮撮忙，掙幾個錢度日。吉德家裡他夫婦也是常來的，吉德不時也周濟些柴米。他卻有個兒子，那年十六歲，也讀過兩句書，因無力不能上學，就送他到城裡學個小小的手藝。卻當這年水荒起來，村中做事的人家也沒有了，韓老兒夫婦也無處撮忙，正是在那裡無法，又見他兒子在城裡，店家因柴米騰貴裁減閒人，走了回來。由是一家三口，終日裡有一頓沒一頓的，忍飢受餓。合當他的造化來了，這日有個鄰居偶與吉德閒談些遭水情形，不知不覺的就說起韓老兒一家三口，怎樣的忍飢受餓，有一頓沒一頓的情形，實在可憐得很。你老人家平時是最好善最仁慈的，怎麼設法救他一救才好，也是莫大的功德，天老爺都要保全你老人家子孫昌盛的。

吉德聽說便動了個惻隱之心，就叫這鄰居帶信，叫他三口兒來。次日，韓老兒聽見這話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就帶著妻子到了吉家，見了吉德的夫婦自是千恩萬謝，感戴不盡。吉德看見韓老兒生得頗為俊俏，就問他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多大歲數了？」他便答道：「名喚韓宏，今年十六歲。」吉德又問道：「你識字麼？」他又答道：「也曾上過兩年學，頗識得幾個字，只恨家寒無力讀書，以致改學了個小小手藝，心中卻是不願。」吉德見他對答如流，極其伶俐，甚是可愛，遂又說道：「你既不願做這手藝，就在我家伴我的兒子，再上兩年學，多識些字，隨後就改了這個營業，另做別事也好。但是在書房內，卻要用心聽先生教訓，不許同我兒子兩下胡鬧，你可願意麼？」韓宏聽說，便磕了個頭道：「難得你老人家這樣提拔，真是重生的父母，雖粉身碎骨亦不能補報，那還有不願的道理呢！」韓老兒夫婦亦是叩頭不已。

從此韓老兒夫婦就在吉家，韓宏就同吉德的兒子一齊上學。偏喜這韓宏讀書聰敏，先生亦甚喜歡。過了兩年，吉德就將些田產事務叫他兼管兼管，韓宏倒也清楚，並未錯過一件。吉德又見他誠實可靠，就把所有的事全交付與他。光陰似箭，韓宏已是二十二歲了，吉德又代他討了個老婆，讓他一家兒團聚，韓老兒夫婦更是感恩不盡，就此另找了一所房子，仍回到自己家中居住起來，也算是豐衣足食，無慮無憂。

卻值那年洋商收買茶葉，茶價大貴，韓宏又向吉德借了些資本，往九江販賣茶葉，果然時來運來，大得其利。又聽得下江一帶缺少杉木，他又運了些木頭，親赴南京鎮江各處去賣。真是貨到一處，就爭買一空。由此做了幾趟，賺了若干銀錢，又交接上了幾個官場中人，甚是親密，他便惑於勢利，又見那做官的呼奴使僕，好不排場，自己也想捐個官，炫耀炫耀。合當遇巧，卻值河南鄭州決口，泛濫了十幾州縣，河工緊急奉旨開捐，他就援照鄭工章程，捐了個同知，指分江南候補。進京引見的時候，又鑽了兩條路，認識了幾位大老，復又花了些錢，拜了門生。出京時又要了兩封請托督撫及藩臬兩司的信。更兼他學得一身夤緣奔走的本領，專在那當道面前趨奉。故到省不上一年，就委個釐金的差使。韓宏心滿意足，又差人到家鄉把家眷接來，在南京石霸街租了一所房屋，安住他父母妻子。看官你道世間上事，從那裡說起。這韓宏十年前是個精窮的窮鬼，就因吉德提拔了他，不到十年的光景，居然是一位官長，名利兩全的了。

話休煩絮，再說吉德的兒子吉慶和到十七歲這年，適逢歲試，他便去應考，就入了個襄陽學的生員。此時吉德夫婦已是七十七歲了，見兒子進了學，又是拔府，心中好不歡喜，終是年老的人，不能過於煩神，因兒子進學，不無有些親戚故舊前來賀喜，他便忙忙碌碌應酬了好些日子，不覺身子就不爽起來。先前還可支持得住，漸漸的就臥牀不起，不到三個月，老夫妻兩個先後都死了。

吉慶和把喪事辦過，又擇地安葬，養生送死，次第辦畢。自己就隨著他的生母，料理些家務，無事的時節，仍然捧著書本子，在那裡誦讀，以圖上進。

真是光陰迅速，不覺三年服闋，又值大比之年，吉慶和就料理著預備鄉試，等到桂花香裡，槐子黃時，他就檢點些書籍，帶了考資，行李書籍一一收拾停當，看定吉日，辭別他生母，然後帶了一名家僮前去赴考。不一日進了湖北省城，就近尋定寓所，安行李，先寫一封平安家信寄回襄陽，這才赴學報名，去買試卷。諸事已畢，專等進場。到了初八日入闈與考，自不必說。三場考畢，覺得自己文字亦頗得意，安歇數日，就預備回家，不料天外飛來一樁奇禍。

這日正在那裡獨自坐著揣摩場內的文章，只聽得門口有人問道：「此處可是襄陽府永善村吉相公的考寓麼？我是他家裡的人來送信的。」吉慶和聽得清楚，忙著走出來看是何人，原來是他家佃戶李大，因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的？」那李大見是自家主人，忙走進裡面說道：「相公禍事不小，自從相公動身以後，不到十日，左鄰王義家失火，這日西南風大緊，相公家內無人，趕救不及，前後的房屋都延燒得乾乾淨淨，所有銀錢物件，任什麼都不曾搶出。主母還是小人聞信飛奔前去救出來的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現在暫且住在小人家內，因此命小人來請相公速速回去安置。」吉慶和聞說這話，猶如半天裡霹靂打將下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即刻忙令家僮挑了行李，算清房錢，回奔襄陽。怎奈他心急如焚，出門來恨不得插翅飛去才好。

真是禍不單行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好端端的又惹出一場大禍出來。因他心忙意亂，一心痛著家內被火焚燒，又不知他母親現在李大家如何悲痛，一面想一面腳下不點地的直望前跑，正跑之間，有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兒迎面走來，吉慶和未曾留意，兩下一碰，忽將那老頭兒撞跌下來，不多一刻氣絕死去，登時街上的人就亂烘烘的把吉慶和抓住。有認得老頭兒的，就趕去他家送信，一會子屍親又來了，拉拉扯扯一齊都到縣裡喊冤。知縣官因人命重案，就把兇手先行交差看管，聽候相驗，再行核奪。欲知此案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